



讨口彩

■ 安徽合肥 程局新

过年的时候,家家户户的年夜饭都有一道菜,就是一条或两条鲢鱼,煮熟了盛在盆子里摆上桌,这碗鱼叫看鱼,无论孩子怎样想吃,但大人都不允许动筷子。两条鲢鱼放一起,寓意“年年有余”。口彩就是通过词汇和语言的巧妙组合、处理,展现人们美好的愿望和思想,用现代的观点来说,就是语言表达出的是满满正能量。谁愿意在美好的日子里遇上“触霉头”的一番语。讨口彩的事在过年还有很多,比如,将福字贴在窗户上,有人有意识将“福”字贴倒了,行人高声说:福倒了,人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何止是这些呢,窗花中有五只蝙蝠的剪纸,其寓意为:五福临门、五福捧寿、福禄寿禧等等。过年间,东西被打碎了,人们并不指责,自圆其说为“打发”或“岁岁平安”。还有家家户户在腊月做糯米圆子、粉丝圆子,叫团团圆圆。沿江一带将豆腐放在油锅里炸,炸出来的东西叫“生富”,不称它为豆腐果子。还有一道菜很特别,就是豆腐和香菜搅在一起,饭店里叫凉拌菜,家里人在春节间叫它“和气菜”……取一个好听的名字,寓一份未来的希望。

小时候快临近年边,大人都要告诫孩子,“嘴上要有把门的,别骂人,别说不吉利的话,多说让人高兴的话,比如事事如意,长命百岁、年年发财等”。其实就是说好话,对听的人来说也就是讨个好口彩,就算一顽劣懵懂的少儿,也要说他将来要做大官发大财,过年就为了图个乐吧。大人们也是如此,比如春节间,大人在一起吃饭猜拳,其表达绝不是“三、四、五、六”这么简单,而是三星高照、四季发财、五福临门、六六大顺那样的祝福语,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就是醉了酒,心里也是如

沐春风。中国人见面要说几句好话,让对方心里十分的高兴,这叫讨口彩,过去有专门“说好”的人,在人家办喜事的时候说得众人心花怒放,比如造屋上梁,木匠会处于高处,一边将糖果、花生、欢团(也就是米花糖)等抛下来让众人去抢,一边大声说“鲁班师傅来上梁,华屋坚固万年长”之类行话,称之“说好”。之于添丁娶儿媳,更有专门的人来“说好”,他们伶牙俐齿、妙口生花,将未来的日子如画一样展现在人们的眼前。

讨口彩是中国文化重要的一个方面,也是创作的一个重要法则,且渗透到每个行业中,可以说每个行业的术语都有弦外之音,人们的创作中,诗中有画,画中有诗,其旨意的表现都不是一目了然的,而是让你思考一阵。

好友徐兵是省收藏协会的一位专业书画藏家,对书画的研究很有功底,他告诉我一件事,在拍卖会上,有一幅画作没有人过问,画的是一棵虬枝远伸的青松上,有十二只喜鹊。人们习惯于喜鹊登梅,却忽略了这幅画的弦外之意,青松之松的谐音“送”,而十二只喜鹊则对应每年有十二个月,每月有一只喜鹊,也就是月月有喜,与青松呼应则是画之意境——月月送喜,这是多好的意境。徐兵说,那幅画长久没有人青睐,他则收在手中,说破之后,多人扼腕。如此说来,诗画之“彩”,也是在神不在貌。可能其寓意的破解需要专业的训练,但中国画也正是让人充分的联想后才“识得庐山真面目”。

现代生活处处好,我们还是说出来吧,“说好”是一种表达,口彩也是一种享受,有话好好说,更是一种智慧。

观雪

■ 安徽合肥 方奇

今年立春刚过,合肥一夜之间普降瑞雪!厚厚的积雪覆盖着这个城市的每一寸土地,雪花纷纷扬扬又默默无语,它深知自己是春天的帷幕!“春雨惊春清谷天,夏满芒夏暑相连。秋处露秋寒霜降,冬雪雪冬小大寒。”每一个节气,都值得我们去看一看、品一品。

节气不仅准确反映自然更替的规律,还暗示了我们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去安排农事、顺应四时,更重要的是,它还让我们清清楚楚地活在当下,我们可以根据节气合理安排生活。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,我总觉得节气好像也在反映人生的历程。

立春到了,意味着春天的开始,幼嫩的小苗从泥土里探出一点新绿,宣告二十四节气从这里开始。这正如人生的起点——鲜活的小生命呱呱坠地,开始欣喜、好奇地看着这个世界,精彩的人生也从这一刻开始。春分时节,经过了雨水、惊蛰,经过了父母严爱有加的呵护和教育,婴儿已经成长为一个跌跌撞撞的会走路的孩童,他开始试着用语言来表达自己所思所想。每个调皮、无知的孩童一定会有因做错事儿被父母训斥的时候,这就像刚出土的小苗一边享受阳光雨露的滋润,一边要接受风吹雨打的锻炼,从而茁壮成长。

立夏在清明、谷雨之后到来,嫩苗转眼间已经长出可以抵御风雨的枝桠,孩子也转眼长成了少年,叛逆和轻狂毫不掩饰地写在他的脸上。觉得自己的翅膀好像硬了,就“心比天高”,事事都想独挡一面,但能力其实还不够,常常被迫接受“身为下贱”、挫折不断的残酷现实。理想与现实的距离,把少年成长的烦恼拉进了“悠长、悠长又寂寥的雨巷”“冷漠、凄清,又惆怅”。立夏过后,小苗在排除万难,不顾一切地疯狂成长,少年也会在这个特殊的“人生的立夏时节”迅速成长。在奋斗与挫折中,在师长的关爱和管教中,渐渐意识到自己的责任,与此同时,叛逆和轻狂也会被“谷雨”冲刷去,取而代之的是“志与学”,人生的道路,奋斗的目标也渐渐明确……

从小满到芒种,是一个渐渐成熟的过程。小树苗长势很旺,枝繁叶茂,已经和身边的大树一般高了。少年也成长为青年,已经步入社会。身边的长辈也都渐渐老去,远去,离去,不能再为他担待些什么了。雨季再次来临时,青年已经能从容面对,并且尽情挥洒青春的汗水,三十而立,青年在为实现梦想而奋斗拼搏!秋分到了,“知天命”的年纪到了,当身体开始老去时,人才开始明白,事业总无涯,人生却有限。于是,开始放慢步子,让出位子,让年轻人继续去打拼和奋斗,自己则开始享受慢生活。

立冬,草木开始枯黄衰落,老人的白发渐渐增多,到了“耳顺”之年,不再为其他事情担忧、烦恼,只是病痛的困扰,让老人开始觉得生命正在走向尾声,开始担忧生命的乐章会在某一天戛然而止,他像一个小孩一样需要人照顾、安慰,需要一双有力的大手把他牢牢握住……冬至后的一场大雪,既是某些生命结束的前奏,也是新生命开始的序曲,在离开世界之前,是后悔,亦或是满足,都无法改变生命的轨迹,当看见身边那些闪着泪光关切的眼睛时,看到辛苦一生的事业有所成就、后续有人时,或许也就能感觉到不枉此生。忽然想起冰心散文中的名句——“然而我不敢说来生,也不敢信来生”。

奶奶的元宵

■ 湖南长沙 魏亮



随着年的脚步轻轻地走来,不知不觉间,元宵节临近。我路过一商家,商家在现场推销元宵。商家在销售区摆出了制元宵的机器。一边现场制作各式味的元宵,一边促销。而此时,我却想起了儿时奶奶亲手做的元宵来……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我还小,又不到上学的年龄。父亲在城市国营工厂上班,母亲则在附近打工。为了让父母安心工作,奶奶便主动承担了照顾我生活起居的责任。可以说,我的童年是与奶奶在农村乡下度过的。

对于童年元宵节的记忆中,最难忘的就是只有奶奶和我一起过元宵节,那时元宵节,我都能品尝到奶奶亲手做的元宵。而奶奶更习惯叫作汤圆坨坨。

元宵节一大早,奶奶就开始忙活起来。准备好做汤圆的准备工作。只见奶奶先将早就准备好的糯米从盆中取出。放置木头案板上。用她那长满老茧的手轻轻揉起来,再将白色的面粉洒在案板上,制成一个个小汤圆。做好半成品的小汤圆后,奶奶便开始在土灶台里生柴火,并将缸里的井水舀到灶台的铁锅里。完成了这一工序后,奶奶便等待铁锅里的水烧开。

一会儿功夫,随着灶堂内的火焰越来越大。铁锅内的水开始沸腾。奶奶便将制成的半成品汤圆慢慢地放在水中,为了防止汤圆粘在一起,奶奶时不时用筷子将其分开。但是先沉入锅底的汤圆似乎不那么听话,时不时有汤圆滚入水中时,不约而同地粘到一起。等汤圆渐渐地从锅底上浮到水面。奶奶就知道,汤圆已经熟了,可以起锅了。当奶奶将汤圆起锅放到我的碗里时,顺便还加了水,并且加了几勺白糖。这时的我早已等不及了,用筷子夹起来放置口中。奶奶

见状,被火光映红的面容上露出慈祥的笑容。忙说:“细孙,等凉了再吃,小心烫口……”

我忙将烫口的汤圆吐了出来,那个馋相,自己都觉得好笑。奶奶亲手做的汤圆坨坨,从今天审美角度来看,也都是大小不一,甚至有几个粘在一起,变了形,根本不是圆圆的汤圆。而且单纯从味道上讲,它是糯米做的,又没有加什么调味的馅。只是加了些白糖,味道入口感觉是软软的,汤稍微有些甜味。但童年的我,总是将一碗汤圆吃的干干净净,连汤也不剩。奶奶总是问我,吃饱了没有,如果没吃饱,锅里还有。那时的我,当然不会客气,肯定是要吃得饱饱的。

后来,到了上学的年纪,我便离开了奶奶,跟父母住进了城里。每到元宵节,我们家吃的汤圆都是母亲从商店里买的,汤圆里有各种各样的馅。比较多的是黑芝麻和花生的。从那以后,我再也没有吃过奶奶亲手做的汤圆。

岁月流转间,近三十年过去。这期间,物是人非,变的是,奶奶早已离开了我们。不变的是,元宵节吃汤圆这一习俗成为我们一家的习惯。在元宵之夜,我们一大家子坐在一起吃着各种馅的汤圆,感受到月圆人圆、家庭幸福美满。而我,会时常想起奶奶,想起奶奶亲手做的原味汤圆,想起与奶奶一起度过的短暂而又温暖的亲情时光……

回忆间,思绪又回到现实中,于我而言,我深知,曾经生活中的一些场景无法再复制,曾经生活中的一些美好的东西,不会再有。元宵节对于人们而言,只是中华民族众多节日之一,其文化寓意是团圆、和谐和追求自由。而对于我而言,那却是一种祖孙之间浓浓亲情的回顾和眷恋……